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州文獻叢書

中州文獻叢書主要收錄歷代河南籍

(包括長期寓居河南的) 作家有重要

文獻價值的著作，也收錄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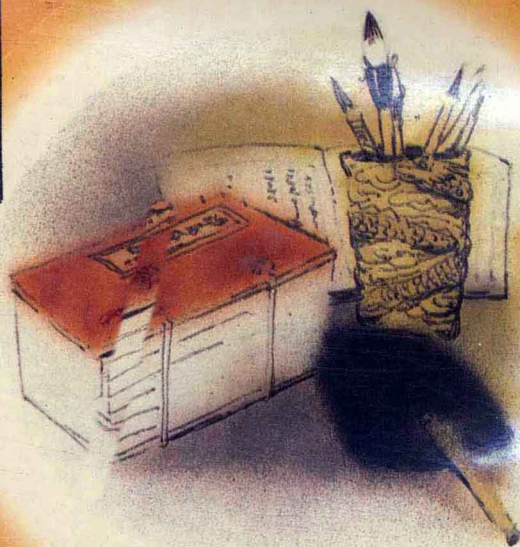
河南人文社會科學文獻

資料彙編(或選編)本。

「東漢」服虔撰

段書偉 輯校

通俗文輯校



中州文獻叢書

通俗文輯校

段書偉 輯校
「東漢」服虔 撰



(豫) 新登字 05 號

• 中州文獻叢書 •
通 俗 文 輯 校
段書偉 輯校

責任編輯 王 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鄭州市農業路 73 號)
新 華 書 店 經 銷 河南省孟縣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5.25 印張 102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1000 冊

ISBN 7-5348-0874-X / H·17 定價 10.00 圓

《中州文獻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祖國向以文明古國著稱於世。歷史悠久，民族文化源遠流長。河南又地處中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在歷史上長時期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賢能薈萃，人才雲集，我們的祖先給後代人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獻典籍。今天，我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有選擇地整理研究這批文化遺產，對於增強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重大意義。為此，我們編輯出版了這套叢書。

《中州文獻叢書》主要收錄歷代河南籍（包括長期寓居河南的）作家有重要文獻價值的著作，也收錄有關河南人文社會科學資料彙編（或選編）本。我們的目的是為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河南地方人文科學研究工作者提供一批便於研究和閱讀的資料。

本叢書所收著作，力求選擇較好的版本為底本，作認真地校勘，加新式標點和必要的箋注。有時也選擇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作為附錄。

《中州文獻叢書》編輯說明

二

希望讀者對本叢書的編輯整理工作提出寶貴意見，以便隨時改進。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三月

前言

(一)

《通俗文》，舊題東漢服虔撰，是我國第一部專釋俗言俚語、冷僻俗字的訓詁學專著。它在漢語言學發展史上有着極爲獨特的、較重要的地位。

漢代，是我國語言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由於大一統封建帝國的建立和鞏固，由於漢字的統一和漢民族各地區語言的溝通，漢代語言學的大發展具備了歷史和社會的優越條件，因而出現了我國語言學研究的第一個高峰。當時，出於解經的需要，首先蓬勃開展起來的，是對經書及其它古籍語辭的訓詁，到了漢代中期以後，語言學研究向着更深更廣的領域拓展。學者們不再僅僅局限於考察經書語言和雅言，開始注意對方言口語的研究，於是出現了《方言》、《釋名》、《通俗文》一類著作。此類著作的出現，標志着真正的語言學研究的發軔。《通俗文》更以集中收集、解釋俗言俚語、冷僻俗字爲其特色，書中所收俗言俚語，真實地反映了漢代語辭的情況，是研究漢語史的寶貴材料。如：「爪案曰掐」（見輯校第3條）、「爭倒曰撲」（見輯校第22條）、「欲燥曰曝」（見輯校第69條）、「毛長曰毳毼」（見輯校第129條）、「侏儒曰矬」（見

輯校第213條)、「砂土人食中曰礮」(見輯校第272條)、「舉庠乘風曰帆」(見輯校第330條)、「矛長丈八者曰稍」(見輯校第339條)等等，這些漢代新出現的俗語辭——也就是人民群眾口頭上的活生生的語辭，《通俗文》一書都着意收錄，并依據當時的調查，對這些活語言詞匯進行了較為準確細緻的描繪、剖析和研究，這在當時，無疑起到了溝通與規範漢語的重要作用。我們還可以從書的命名——《通俗文》三個字中窺見作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讓人們藉助它來通曉俗語俗字，這與《爾雅》的命名——讓人們接近雅言，其思路是一致的，作用却相輔相成：一個為推廣普通話(雅言)服務，一個為溝通俗言俚語搭橋，好比一輛車上的兩個輪子，雖說是兩條轍印，目標却完全一致——溝通并規範統一不久的漢民族廣大區域的語言。

由於《通俗文》着意收集、詮釋當時的俗言俚語，對於通曉這類語辭具有特殊作用，因此，六朝以後的學者解釋《史記》、《漢書》一類漢代重要典籍以及其它漢或漢以後的文章時，也往往藉助它去解決一般字書、辭書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史記·梁孝王世家》記載竇太后欲使景帝立梁孝王為太子，袁盎等人從中阻攔，遂使「竇太后義格」，裴駟《集解》引如淳曰：「妓閣不得下」。司馬貞《索隱》先引張晏曰：「格，止也。」次引《通俗文》「高置立妓棚云妓閣」。如果僅參考如淳、張晏等人的解釋，還不能徹底領悟「義格」的含義，合《通俗文》的解釋，則恍然大悟，原來是將

寶太后的意見束之高閣，未予理睬。再如《文選》馬融《長笛賦》：「獨卧鄆平陽鄆中」，李善注即引《通俗文》「營居曰鄆」來解釋「鄆」——這一東漢時產生的特殊居住區——四周有寨牆的城堡。至於對冷僻語辭的解釋，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通俗文》中有「穀曰粒，豆曰皂」一條（見輯校第348條），顏之推就曾引此為俗語「豆逼」一語作解。《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從上面所舉的數例，可以看出，《通俗文》一書在未亡佚之前，是很有實用價值的。可以稱它為我國第一部俗語詞典。它不僅開俗語研究的先河，也是後代各種俗語詞典的濫觴。

這部書既在當時發揮着溝通、規範漢語，為古籍注釋服務的作用，今天，則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材料。首先，它對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很有裨益。漢語詞彙，從先秦到唐代，經過兩漢與六朝，猛增數倍。這是漢語詞彙增加最多的時期，相當多的語辭，或在這一時期產生，或在這一時期孳乳變化。而我們對這一時期語辭的瞭解與研究，都遠遠不夠。《通俗文》中收集的這些俗言俚語，可以幫助我們填補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如前面所舉詞條中的「欲燥曰曝」、「侏儒曰矬」、「砂土人食中曰

「磻」等語辭，直到今天，還活躍在河南方言詞彙中；而「爪案曰掐」的「掐」，「舉摩乘風曰帆」的「帆」等等，當時的所謂俗語辭，今天則已經成爲普通話中的詞語了。這些材料，不僅爲我們研究漢語某些詞語提供了重要的綫索，甚至可以幫助我們摸索到它們的端緒。其次，書中注音所使用的切語，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反切材料之一，對於音韻學、語音史研究，尤爲珍貴。可惜的是該書早佚，切語失落了很多，保存下來的材料比較零碎，只能從殘存的零珠碎玉去推想當年的瑰麗了。

正因爲這部書有如此重要的價值，因此，北齊大學者顏之推就稱許它「文義允愜，實是高才」。○唐代大學者如李善、孔穎達、顏師古等人也都曾利用它來注釋古籍。清代的學者對它也十分鍾愛，大學者王念孫作《廣雅疏證》，十數次徵引《通俗文》佚文爲之佐證。只可惜它亡佚過早，未能充分發揮它在語言研究和古籍整理中的獨特作用。

(二)

由於這部書亡佚較早，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以及亡佚年代都存在着一些撲朔迷離的問題，整理者對這些問題逐一作了考察，現分敘如下。

關於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史上頗有爭議。

《隋書·經籍志》載：「《通俗文》一卷，服虔撰。」但《後漢書·服虔傳》却未

提及服虔撰《通俗文》一事。而《顏氏家訓·書證篇》則說：「《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并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既是《通俗文》，爲當有異？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顏氏在此提出了四條疑問：一、漢人述作，不應引魏人之說；二、服虔時無反切，而此書有之；三、書目不見於晉宋人著錄；四、阮孝緒明確指爲李虔作。對於顏氏的疑問，清人如洪亮吉、姚振宗、馬國翰、侯康等多有駁議。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復臧文學鏞堂問通俗文書》說：「從前疑此書出李虔者，不過因《晉中經簿》所無，又引《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引李虔《通俗》『晉曰舶』一語，以證梁阮孝緒之說。不知《器物部第五》先引服虔《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近在一卷之中。且《牀第五》引服虔之說緊次《說文》。而《舟第十一》引李虔之說則次於《廣雅》之後。明《通俗文》系服虔所作而李虔續之。名既相同，阮孝緒等遂合二爲一。《唐書·藝文志》因標明李虔《續通俗文》，言續，則非始自李虔可知。……《隋志》亦唐人所修，與徐堅，釋玄應相距不遠，今徐堅所引，則次於《說文》。《一切經音義》所引，則皆

在《三蒼》、《釋名》之上，則唐人亦皆以此書爲服虔所造也。」按：《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并著錄：「續通俗文二卷，李虔撰。」而無《通俗文》。洪氏的意見，是認爲服虔作而李虔續之。姚振宗《後漢藝文志》、《隋書經籍考證》并錄《唐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通俗章》一卷，服虔撰。《通俗文》一卷。」姚氏說：「按：日本書目服虔《通俗章》一卷之後，又有《通俗文》一卷，不著撰人。當是李虔所續。佐世著錄，皆目見其書，是可證服，李兩家之先後不同。服書似本名《通俗章》。然顏黃門所見題《通俗文》，與《隋志》同。則稱《通俗章》者，變文也。洪氏書又曰：有變文言《通俗章》者，言服虔《俗說》者，要皆一書也。」①姚振宗不僅完全同意洪亮吉的意見，且據日本所存書目作爲旁證。洪亮吉、姚振宗等人的看法，與顏氏顯然不同。根據對這部書的研究，我認爲顏之推的說法，不能成爲否定此書出於服虔的理由。第一，漢人述作，的確不能引魏人之說，但這裏的問題是：顏之推所見的《通俗文》，肯定已非該書原貌。不然，不會有那么多問題。其中的書叙，究竟是作者原叙，還是後人附贅？且古代本有後人爲前人書作序之例。如郭璞《爾雅序》：「書叙的作者既不能確定，也就不能據此來否認書的作者爲服虔。第二，服虔時無反切之說不確。反切起於二世紀末期，服虔、應劭等并有始創之功，這個問題，章太炎、王力先生、周祖謨先生等皆有詳細論證，已爲學界公認。②第三，由於《晉中經新簿》、宋《七

志》、梁阮孝緒《七錄》亡佚已久，今已無從得知著錄詳情，但《隋志》的修撰，是在采納并考證南北朝目錄學著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沒有其它確鑿的新材料出現之前，還是應以《隋志》所記為準。況且此書南北朝時確實廣爲流行，并普遍認爲服虔所撰。《魏書·江式傳》載江式撰《古今文字》一書，所具采錄書目中，即有《通俗文》^④，次在《方言》之後，《埤蒼》、《廣雅》之前。江式所具書目，皆不著明作者，但《通俗文》次在張揖著作之前，作者必早於張揖，當爲漢末人。考漢末，并無李虔者。又顏之推說「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而且，隋唐學者注釋古籍，編撰類書，大量徵引《通俗文》，除《初學記》「晉曰舶」一條指爲李虔《通俗》外，其餘如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李善注《文選》，李賢注《後漢書》，司馬貞《史記索隱》，玄應、慧琳等釋經藏音義，以及《藝文類聚》、《北堂書鈔》、《通典》，并包括《初學記》其餘各條，都指爲服虔《通俗文》或《通俗》。可見，自南北朝至唐，普遍認爲書的作者爲服虔。

那麼，服虔有無撰《通俗文》的可能呢？這要從服虔所處時代及其著述情況來考察。

《後漢書·服虔傳》曰：「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

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愜》，凡十餘篇。」本傳之外，《朱雋傳》載陶謙等推雋共討李傕，奏記於雋，時名儒孔融、應劭、鄭玄與服虔皆與之。時在漢獻帝初平三年。又《世說新語·文學》亦有服虔軼事二則：一為鄭玄聞服虔注《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與虔；一為虔匿名竊聽崔烈講《左傳》，得崔烈欽敬友善事。由這些史料，可知服虔生當漢靈帝至漢獻帝時，才學頗高，著述頗豐，為當時名儒，受世人推重。服虔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正是漢代訓詁學的鼎盛時期。此時，不但已積異了豐碩的成果，而且研究領域也逐漸拓寬，由純粹注經向語言學領域發展，揚雄《方言》於此時流布即其明證。此外，與服虔時代先後的劉熙、張揖，所撰《釋名》、《廣雅》也收錄了大量口語材料，也可以說明此一時期訓詁研究的這一變化。專釋俗語俗字的《通俗文》產生於此時，確是不乏時代條件的。服虔的著述，除本傳所記外，《隋志》另載《通俗文》一卷，《漢書音訓》一卷（顏師古《漢書叙例》亦載服虔此書）。其所注《左傳》、《漢書》，當時影響皆大。服虔所注《左傳》，晉時曾立博士，南北朝時，北方皆尊服氏《左傳》⑤。《左傳》、《漢書》皆難通曉，服虔既能作注并得到推重，可見其才學之高，亦足以說明他具備撰《通俗文》一書的能力。

服虔《左傳》注和《漢書音訓》，今皆不傳，古籍或存佚文。從今存佚文看，其中有相當部分爲解釋俗語俗字的。僅舉《漢書·揚雄傳》注所引數例。如「枼，中央也。」「板，屋相也。」「回森，回風也。」（按：此條顏注作「師古曰」，爲已注，《文選·甘泉賦》注則引爲服虔。師古襲舊注頗多，此亦一例。）「臚，目童子也。」「蟠，音窟，穴。月所生也。」等等。有些佚文，甚至與《通俗文》佚文相同或類似。如《周禮·家宗人》、《正義》引《左傳·宣公三年》服氏注：「魍魎，木石之怪。」《玄應音義》卷二、卷六、卷二十五，《慧琳音義》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七十一皆引《通俗文》：「木石怪謂之魍魎。」又《漢書·酷吏傳》：「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王先謙補注引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史記·平準書》索隱亦引服虔曰「雇載云僦。」（按：《史記》集解、索隱多有據《漢書》舊注者，疑索隱所引此條蓋出服虔《漢書音訓》。）而《玄應音義》卷十五、《慧琳音義》卷五十八則皆引《通俗文》「雇載曰僦」。《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亦引作《通俗文》，而引文作「雇車載曰僦」。上述這些佚文，釋詞相同，釋義一致，而不同古籍徵引爲服虔不同著作。如果從一個學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同時出現在他的不同著作中這一角度看，這些佚文，不正可以作爲服虔撰《通俗文》的力證嗎？綜合上述分析，可見《隋志》所記是可信的。所以，在沒有新的確鑿材料出現之前，應從《隋志》所記，暫

定《通俗文》作者爲服虔。至於《唐志》所載的李虔《續通俗文》成於何時，究竟與題服虔撰的《通俗文》關係如何，除清人推測爲晉李密所撰之外（李密一名虔）^⑥，我目前尚未獲得可資結論的其它材料。

《通俗文》一書的亡佚年代，大約在北宋。

首先從書目著錄情況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修於北宋，所反應的爲北宋初所見唐代書籍的情況。其著錄，已無《通俗文》，而僅有《續通俗文》。檢有宋一代所有官私家目錄學著作及其稍後的目錄學著作，如《崇文總目》、《秘書省編到四庫闕書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等，皆無《通俗文》或《續通俗文》。據此，知宋時各家著錄已不見原書。

再從唐宋古籍徵引《通俗文》的情況看，前面已提到，唐人注疏及所編類書都曾大量徵引《通俗文》，足證唐時此書尚存。最遲大量徵引《通俗文》的古籍爲《太平御覽》和《廣韻》。今從《御覽》輯得《通俗文》佚文八十七條，從《廣韻》輯得十九條。雖然《御覽》多直接轉抄前代類書，但所引八十七條《通俗文》佚文中，有六條與今存前代古籍所引有異。（例略，詳見輯校。）

這六條佚文，占《御覽》徵引總數（八十七條）的百分之六點九。此外，全部八十七條佚文中，還有五十七條不見於宋以前古籍徵引，而爲《御覽》獨有（例略，詳見《輯校》），占《御覽》全部徵引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點五。二部分合計六十三條，占《御覽》徵引《通俗文》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當然，在這六十三條中，肯定有一些來自《御覽》抄錄的今已不存在的宋以前古籍，但百分之七十二這個比例，不可能全屬此類。可以肯定，有相當部分屬《御覽》直接錄自原書。再看《廣韻》。其所引十九條《通俗文》佚文中，有十三條不見於宋以前古籍徵引，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點六，又檢唐五代今存各韻書殘卷零葉，亦未見有徵引《通俗文》者。《廣韻》的這十三條引文，除三條與《御覽》引文相合外，其餘皆爲《廣韻》所獨有。由《御覽》、《廣韻》的引文情況可知，在《御覽》、《廣韻》修撰的時代，可能還有《通俗文》一書，至少還存有殘本。此後古籍，再無大量徵引《通俗文》者，偶有徵引，不過三兩條而已，且與前代古籍所引相合，顯然屬於轉抄。合前面所說《通俗文》已不見於宋書目著錄的情況，可以暫定，此書亡佚年代的下限當在北宋初。

（三）

清乾嘉之後，樸學昌盛，輯佚古籍廣泛開展。《通俗文》一書，也在此時得到學者重視，始爲蒐輯。自清至民國，成輯本凡七種：一、任大椿輯本，收入《小學鉤沉》；

二、臧庸輯本，收入《邃雅齋叢書》；三、黃奭輯本，收入《漢學堂叢書》、《黃氏逸書考》⑦；四、馬國翰輯本，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五、顧櫬三輯本，收入《小方壺齋叢書》；六、顧震福輯本，收入《小學鉤沉續編》；七、胡元儀輯本，收入《小學蒐佚》。七種輯本中，黃奭輯本與任大椿輯本條目排列次序完全一致，內容除個別地方糾正了任氏輯本的錯誤，增補了四條佚文外，也基本一致，顯然是在任氏輯本的基礎上做了些修補工作。（《小學鉤沉》嘉慶刻本《通俗文》一書天頭有黃奭批語若干，在黃氏輯本中，這些經黃氏批點的錯誤，皆糾正。）而顧震福《小學鉤沉續編》專為補《小學鉤沉》之闕漏，所輯《通俗文》佚文，皆為任氏輯本所未收者，因而，任大椿輯本、黃奭輯本、顧震福輯本實際可以歸納為一個系統。如此，則七種輯本可分為五個系統。

七種輯本所收輯範圍，相當廣泛。當時所見唐宋注疏、各種類書、佛經音義，基本上都進行了收輯。但是，由於這部書亡佚較早，亡佚情況嚴重，加上徵引《通俗文》的唐宋古籍，經過千百年的歷史變遷和傳鈔傳刻，本身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問題，使《通俗文》佚文的情況更加複雜。因而，前人整理之功雖巨，却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各輯本皆有闕漏，需彙集、增補。

前人輯佚規模一般都比較大，輯書種類多。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書達六